

中國文學 欣賞舉隅

傅庚生著



中国文学欣赏举隅

傅 庚 生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文学欣赏举隅

傅庚生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.875 插页 2 字数 152,000

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0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463 定价: (简精) 1.15 元

7

序

傅庚生先生的《中国文学欣赏举隅》一书，在近代出版的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著作中，是最值得我们细读的一部。他在“书旨与序目”中说：

自有清一代迄于今，世尚朴学。探讨文学者，亦几乎以考据为本。若就文以论文，辄必震惊群目，甚至腾笑众口。本末之所在，久其蒙然；买椟而还珠者宜不少矣。

这见解是很正确的。因此，我联想到梁宗岱先生在《屈原自序》中所说的文学批评的内线和外线。梁先生所谓外线，便是傅先生所谓朴学的考据；所谓内线，便是傅先生所谓就文以论文。我愿就这一点上略申己见。

中国之有近代式的文学批评，始于王国维先生。王先生以天纵之姿，不但在诗歌的创作上弱冠便有伟大的成就，尤其在古文学的研究上留下了不朽的杰作，如《宋元戏曲史》、《人间词话》、《红楼梦评论》等。他所以能有超人的成绩，一方面因为他对于西洋文学和哲学有湛深的研究，一方面也因为他深懂得分析的（analytique）和综合的（synthetique）方法之运用。例如在他写《宋元戏曲史》以前，他已写了《曲录》、

《戏曲考源》、《唐宋大曲考》、《优语录》、《古剧角色考》、《曲调源流表》等六种。这六种便是近于所谓外线的著作，《宋元戏曲史》便是近于所谓内线的著作。正确的说，前六种是分析的工作，后一种是综合的工作。分析（analyse）为综合的准备，综合（synthese）为分析的目的。不仅文学批评必须兼备两种工作，任何科学的研究莫不皆然，任何成功的学者决不会忽视其中的一方面。

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，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，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于史料的考订，渐渐成为风气。后来变本加厉，竟认史学即史料学，那当然是错误的偏见。钱穆先生在《国史大纲》里分现代史学为三派：一是传统派或记诵派，二是科学派或考订派，三是革新派或宣传派。他说：

传统派主于记诵，熟谙典章制度，多识前言往行。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。二派之治史，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，同于缺乏系统，无意义，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，与当身现实无预。……惟革新一派，其治史为有意义，能具系统，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，能求把握全史，彼时之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。然急于求智识，而急于问材料。因此，其于史，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，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。彼于史实，往往一无所知。彼之所谓系统，不啻为空中之楼阁。彼治史之意义，转成无意义。彼之把握全史，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。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之评价，非有外在的根据。其结合历史于现实也，特借历史口

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。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。

他理想中的史学是“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，而达宣传革命派之目的；彼必将从积存的历史材料中出头，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，呈露其平易之面相”。这话虽略有语病，然大体是正确的。

文学批评也是如此。钱先生所谓第三派近于梁先生所谓内线，第二派近于外线，加传统派而为三。除传统派不足道外，我们理想中的文学批评便是用外线的工夫而达内线的目的。其实钱、梁二先生所用名词都嫌不妥，正确的说，就是用分析的工夫而达综合的目的。郭沫若先生在《屈原研究》里说：

讲屈原的诗，首先须要考证屈原的诗。现在世间流行的屈原的作品，有好多成了问题。我们要把这些成问题的加以考证，然后才能更进一步作艺术的研究。

又说：

我们研究屈原的作品，过细的说，每一篇都应该加以讨论，这是首先的工作，即基础工作。这步工作没有做好，更进的研究便成为空中楼阁。

这几句说明文学批评的步骤最清楚而正确。梁先生把外线内线当作绝不相容的两条路，其实只是一条路的前后两段。试以建筑为喻：外线工作就好比测量地基，铺平沙石；内线工作就好比筑墙盖瓦，开窗立门。如无稳固的地基，虽七宝楼台势必圯

于一旦；但只做好地基便认为已尽建筑之能事，自然是大错。人非全材，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；合作则两蒙其益，相轻则各有所损。

了解了这一点，便找到了文学批评的正确的路线了。未先做考订的工夫而遽作批评者，终难免“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”之讥。例如梁先生说屈原原始而学习，作《九歌》；继而怀疑，作《天问》；继而自我认识，作《九章》；继而产生杰作《离骚》，同时附带来两个短篇《卜居》和《渔父》；后来不甘心早死而作《招魂》，最后又发出《远游》的呼唤。不借重半句史料，不依傍半件史迹，而排列得如此完整，岂不正是郭先生所讥的“空中楼阁”，钱先生所讥的“臆测之全史”？未先作分析的研究，而遽写综合的论著，结果未有不惨败的。反之，认分析的工作为最终的目的，如傅先生所讥的“买椟而还珠”当然是同样的错误。

以上略略说明文学批评上分析和综合的两种工作应该并重。不过比较起来，综合的工作是更重要，也更困难。傅先生这部书正可指导我们如何从事于这种艰巨的综合工作，傅先生的见解和工力也最适宜于指导我们。我曾见他的手稿，对于过去文评诗话的材料，分类搜集，用力至勤。搜集后，他又运用西洋文学批评的理论，加以部勒和整理，积数年之久，方成此巨著。这正是钱先生所谓“于极艰苦之准备下，呈露其平易之面相”，不但可作初治文学者入门之资，亦可供专家参考之需。这无疑的将是文学研究者必备的书籍。

陆侃如

一九四三年序于东北大学

书旨与序目

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云：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是以古之作者，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，不假良史之辞，不托飞驰之势，而声名自传于后。”谓文学创作之伟大也。孔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又谓伯鱼曰：“女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矣乎？人而不为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！”谓文学欣赏之重要也。此皆言文学之高远而载道者也。《诗序》云：“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，而形于言；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；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”谓文学之创作所由起也。

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，观文者披文以入情。沿波讨源，虽幽必显。世远莫见其面，覩文辄见其心；岂成篇之足深，患识照之自浅耳。夫志在山水，琴表其情；况形之笔端，理将焉匿？故心之照理，譬目之照形；目瞭则形无不分，心敏则理无不达。然而俗监之迷者，深废浅售，此庄周所以笑《折杨》，宋玉所以伤《白雪》也。”谓文学之欣赏所由通也。此皆言文学之切近而言志者也。

今人冯友兰云：“艺术家对于事物，以超然的态度赏玩。艺术家作艺术作品，乃欲将其自己所赏玩者，使他人亦可赏之玩之。”缘人既自有其感情与思想，必谋有以宣泄之；既藉文字（或语言、声音、颜色）以表达其情思矣，辄复冀能争取同情与同道，是文词之士之所以不惮经营平章以含毫濡翰也。杜工部诗云：“陶冶性情存底物，新诗改罢自长吟。孰知二谢将能事，颇学阴何苦用心。”意谓此也。创作之余或创作之能力有未逮也，亦恒喜藉他人之杯酒，浇我胸中之垒块，意有所会，感有所通，辄亦拍手踊足，动魄惊心焉；所谓欣赏者是已。元遗山诗云：“纵横诗笔见高情，何物能浇块垒平？老阮不狂谁会得，出门一笑大江横。”意谓此也。研究文学者，往往始之以欣赏，继之以摹仿，而终之以创作也。创作与欣赏，尤相乘而相因，递革而递进。同赏焉，而其所赏有浅深；同欣焉，而其所欣有大小；欣赏之大小浅深，其创作之所就亦往往如之，盖欣赏与创作，虽所传丽者不同，而会心则一耳。

我国历代文学作品，触目皆琳琅珠玉，美不胜收。其所以能传唱千古者，必其有动人之实也。回环体味，或犹失其神髓；囫圇吞枣，奚有味于龔美？果能殚精覃思，中其窍却，千载之下，为古人之知己，所以为学为乐，咸在其中矣。

清人陶澍云：“《诗》无达诂。古今善说《诗》者，无过孟子；《小弁》、《凯风》、《北山》、《云汉》，不过片言，砉然以解。宋元以来，诗话兴而诗道晦，连篇累幅，强聒不休，其实旨趣无关，徒费纸墨而已。”何学文者竟似此私且迂耶？各家诗话中，亦何尝无披沙检金之见，诗道之晦詎缘诗话之兴？倘诗之不可以有达诂，是云读者之终不能了解作者之意趋也，则何缘而相感，何取于赏鉴耶？本书中已立专论以辟

其说。虽然，“可意会而不可以言传”一语，久已胶结于世人心，欲为欣赏而腾诸口说之尝试，要亦不能不有所悚惕耳。自有清一代迄于今，世尚朴学，探讨文学者亦几乎以考据为本，若就文以论文，辄必震骇群目，甚至腾笑众口；本末之所在，久其蒙然，买椟而还珠者，宜不少矣。今人许文雨《评古直锺记室诗品笺》文中有云：“况诗品要旨，端在讨论艺术之迁变，与夫审美之得失，安有舍此不图，而第征引典籍，斤斤于文字训诂间，以为已尽厥职乎？自斯义不明，如《文心雕龙》诸注家，辄致力于文字之疏证，而罕关评见之论析，故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。治《诗品》者，苟不翻然变计，则亦前车之续而已。此决可宣诸当世者也。”此见实先于我。愚以为品鉴艺文之士，当依此为圭臬矣，不徒治《诗品》然也。

孔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’。”又、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，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曰：“礼后乎？”子曰：“起予者、商也，始可言诗矣。”《文心雕龙》云：“如欲辨秀，亦惟摘句。‘常恐秋节至，凉飊夺炎热，’意凄而词婉，此匹妇之无聊也。‘临河濯长缨，念子怅悠悠，’志高而言壮，此丈夫之不遂也。‘东西安所之，徘徊以旁皇，’心孤而情惧，此闺房之悲极也。‘朔风动秋草，边马有归心，’气寒而事伤，此羁旅之怨曲也。凡文集胜篇，不盈十一，篇章秀句，裁可百二；并思合而自逢，非研虑之所求也。”《诗品》云：“次有轻薄之徒，笑曹、刘为古拙，谓鲍照羲皇上人，谢朓今古独步。而师鲍照终不及‘日中市朝满’，学谢朓劣得‘黄鸟度青枝’，徒自弃于高明，无涉于文流矣。”王静安《人间词话》云：“‘画屏金鹧鸪’，飞卿语也，其词品似之。‘弦上黄莺

语’，端已语也，其词品亦似之。正中词品，若于其词句中求之，则‘和泪试严妆’殆近之欤？”此皆涵咏之功深，用能以矛盾，细揣之应服其卓见；惜论焉而不详，未必能人人了了耳。欣赏文学者，沈浸醴郁，含英咀华，诣之浅者，固无会于深微；入之深者，辄未屑于浅出。各家诗话随笔纪事丛谈等作，或者一言半辞，不成片段；或者此糅彼杂，莫寻层次。称述品藻，期能深中肯綮而条举缕悉者，于时尚阙。作者向喜自逗扣槃扞烛之妄臆，肆笔为文，今更不揣其翦陋，汇纂以成斯编。名曰举隅，未必果有取于反三；卑之无甚高论，冀有微勤于初学之士而已。

文学之欣赏，所取资于文学作品者不外内容与形式两方面。作品之内容，则不外为感情与思想二者之表现，起之以想象，乃成其为文学。情必持之以理，理必融之以情，乃就其文学之高尚与伟大。余所著论，共得二十六章，约之以感情、想象、思想、形式四者，比次之如下：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精研与达诂 | 二、真情与兴会 |
| 三、深情与至诚 | 四、悲喜与同情 |
| 五、痴情与彻悟 | 六、情景与主从 |

以上关于文学感情方面之欣赏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七、联想与比拟 | 八、脉注与绮交 |
| 九、纵收与曲折 | 十、穿插与烘托 |
| 十一、警策与夸饰 | 十二、辞意与隐秀 |
| 十三、仙品与鬼才 | |

以上关于文学想象方面之欣赏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十四、势度与韵味 | 十五、渊雅与峻切 |
| 十六、自然与藻饰 | 十七、真色与丹青 |

十八、雅郑与淳漓 十九、善美与高格

以上关于文学思想方面之欣赏

二十、剪裁与含蓄 廿一、巧拙与刚柔

廿二、炼字与度句 廿三、重言与音韵

廿四、对偶与用事 廿五、诗忌与谑语

廿六、摹拟与熔成

以上关于文学形式方面之欣赏

每章之中，采录中国文学名著为欣赏之资料，试出浅见为之濬解，寻绎其情思之所寄，篇章之所蕴，美善之所存，与感人之所自；务能深入而浅出，求契作者之初心；既以明文学欣赏之例，随以析文学创作之法。间更稟集前贤之说，藉为规范，或资印证，或稍补充。辞或抑扬，情无偏倚，章自班分，义则一贯。既云欣赏，自不免偶或臆有主观之见解，未必咸当人意；惟以毛嫱丽姬，人之所共美，大同较然，小异奚害？书中多为褒辞，而贬辞亦不能无有；非敢辄向古人抵瑕蹈隙，以自诩其小慧，盖为析辞明理，偶亦不免有所不得已也。《陈后山诗话》：“杨大年《傀儡诗》云：‘鲍老当筵笑郭郎，笑他舞袖太郎当；若教鲍老当筵舞，转更郎当舞袖长。’语俚而意切，相传以为笑。”余所采摭，皆昔贤之名作，或反执其艺而责明于垢鉴，则庸止舞袖郎当而已？许彦周《诗话》云：

“东坡叙柳子玉文‘郊寒岛瘦，元轻白俗，’此语具眼。客见诘曰：‘子盛称白乐天、孟东野诗，又爱元微之诗，而取此语，何也？’仆曰：‘论道当严，取人当恕。’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。”余亦论行文之道者，偶乃不得不为词家之申韩；当不鲜刺谬粗疏之处，则愿承贤达之明海焉。

昔有孙康映雪，车胤囊萤，志道安贫，卒成鸿彦。余本椎

鲁无文，何敢妄冀自跻于儒修？况自弱冠以来，舌耕到处，橐笔天涯，辛苦年年，为人作嫁。纵因结习难忘，不废寻行数墨，亦仅于晨光熹微、夜阑人静之顷，偷片刻余闲，少慰求知之念而已。每当烛影微摇，晓星犹烂，竟同映雪，有若囊萤。发愤已迟，所获殊鲜；语所云“才近糟床，遽如沉湎”者，余得无似之乎？以学无师法，于经史百家，尚未尝窥及堂奥；独于历代文学，稍颇有会于心；偶得分寸，辄喜笔之于简，明知蚁力不足以负山，蠡测不足以知海，探囊而取，智等于竭瓶；壮夫莫为，技穷于覆瓿。然仍不忍遽弃，悉存之篋笥，今兹略加论次，遂成此编，盖所谓“家有敝帚，享之千金”者矣。

余虽然岂以翰墨之事为终生之职志者哉？居恒以为东周之季，群儒诸子，多可谓文质彬彬，辞理并称，实我国学术史上焕发异彩之时期。既遭秦火，泊于两汉乃不得不出于整理之一途，渐去质而骛文，兆魏晋南北朝之骈丽。唐之韩柳，文起八代之衰，将复先秦之古，惜其辞有余而理不胜；宋之周程张朱倡为理学，而先儒之绪，赖以不坠，又惜其理有余而辞不足。历元明而下逮于清，朴学家能定两汉未竟之业，辞章家能摹拟班马韩柳之文。桐城姚氏虽云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者不可偏废，终以辞章为主；曾文正公集其大成矣，然未抵于金声而玉振之也。鼎革以渐，致力于国学之时贤，方在锐意研讨，尚难悬揣谁何成果之丰吝。唯是道德文章，已久形相背相妨之势，旧堤渐圯，新堰未成，横流漫漫，人迷津渡。意其变生于穷，天将假手于特兴崛起之士以振之欤？诚有能祧汉宋而继踵先秦，彬彬文质，发扬光大；更能沟通中外，合一炉而冶，撷取菁英，独标帜志者绍世而起，登高一呼，举世应之如响，得今时风气之先，辟将来文明之路，则真堪称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

之盛事”矣。或一顾盼此区区文学之欣赏，雕虫篆刻，强作解人，则几何其微渺，几何其浅陋耶？本书既经脱稿，惧其重为世风之趋于文靡而张目也，用仍赘以文质兼重之说，以拔弃其萌蘖。浅学如余，非敢辄为惊人之论，愈以自形其陋也。谨志微尚所存，待质世之知言君子。

一九四三年夏于东北大学

出版说明

《中国文学欣赏举隅》是傅庚生先生四十年代的著作，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重视，在国内外拥有大量的读者。全书分为二十六个专题，探讨文艺鉴赏的普遍规律。作者对我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都有较高的修养，因而信笔写来，左右逢源，征引广博，深入浅出，对提高读者的文艺欣赏能力极有帮助。

解放后本书没有再版，一般读者已很难见到。我社根据读者的要求，现重新出版。由于本书的写作年代较早，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作者又年迈多病，无力作较大的修改，尚希读者鉴谅。

目

录

- 一 精研与达诂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 真情与兴会…………… (6)
- 三 深情与至诚…………… (16)
- 四 悲喜与同情…………… (26)
- 五 痴情与彻悟…………… (37)
- 六 情景与主从…………… (44)
- 七 联想与比拟…………… (52)
- 八 脉注与绮交…………… (60)
- 九 纵收与曲折…………… (67)
- 十 穿插与烘托…………… (74)
- 十一 警策与夸饰…………… (82)
- 十二 辞意与隐秀…………… (88)
- 十三 仙品与鬼才…………… (94)
- 十四 势度与韵味…………… (102)
- 十五 渊雅与峻切…………… (112)
- 十六 自然与藻饰…………… (121)
- 十七 真色与丹青…………… (127)
- 十八 雅郑与淳漓…………… (135)
- 十九 善美与高格…………… (143)
- 二〇 剪裁与含蓄…………… (150)
- 二一 巧拙与刚柔…………… (159)
- 二二 炼字与度句…………… (165)
- 二三 重言与音韵…………… (177)
- 二四 对偶与用事…………… (185)
- 二五 诗忌与谑语…………… (193)
- 二六 摹拟与熔成…………… (199)

一 精研与达诂

文学创作造诣之高者，必其能以有形之文字描刻无形之情愫，情景相融，浓淡兼宜，无损无益，无过无不及；所谓“辞达”，且入于化工也。文学之欣赏亦以入化为极诣，就有形之文字絀绎其无形之情愫，彼我互糅，悲喜与共，无差无失，相若而相通；所谓“以意逆志”，入而与之俱化也。则知创作与欣赏，固一以贯之耳。创作在能“刻画入微”，而欣赏在能“体贴入微”也。元遗山《与张仲杰郎中论文诗》云：“文章出苦心，谁以苦心为？正有苦心人，举世几人知？……文须字字作，亦要字字读，咀嚼有余味，百过良未足。……毫厘不相照，覩面楚与蜀，莫讶荆山前，时闻别人哭。”其实知解与否，亦何预作者之事？指璞以为石，不治之亦不获和氏之璧耳。

陶渊明作《五柳先生传》以自况，中有句曰：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；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。”“不求甚解”一语，未宜误解。冯钝吟《杂录》曰：“陶公读书，止观大意，不求甚解。所谓甚解者，如郑康成之《礼》，毛公之《诗》也。世人读书，正苦大意未通耳；乃云吾师渊明，不惟自误，更以误人。”渊明妙造自然，故不穷难尽之理，不究训诂之极以自苦，于其所善，固已云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矣。若一向走马看花，都不措意，尚能意有所会至于欣然忘食乎？孔子